

花火

花火

恋习册04

初夏蔷薇涩

路筝 著

roses sour when
summer comes



YZLI0890131283

【花火】年度纯爱恋物语TOP
继《小白驾到》后 新锐作家路筝 惊艳转型

如果爱是拯救他黑暗世界的唯一光明，她怎能不勇敢发光？

天上的两颗星星要多久才能在一起？一光年太短，十亿年太遥远，她要抓紧他剩下的每一分每一秒。师父，我再也不放手。

【初恋勇气书】
我不怕万人阻挡
只怕自己投降

强势席卷晋江
首推、半年推、强推
人气榜单

光明日报出版社



初夏蔷薇涩

路箏 著
roses sour when
summer comes



YZLI0890131283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初夏蔷薇涩/路箬 著.—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5112-2009-7

I. ①初… II. ①路…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 244020 号

初夏蔷薇涩

著 者: 路 箬

出 版 人: 朱 庆

责任编辑: 庄 宁

责任校对: 张 翀

封面设计: 许 静

责任印制: 曹 铮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 (原崇文区) 珠市口东大街5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7 (咨询), 67078945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 - mail: gmcbs@gmw.cn zhuangning@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880×1230mm 1/32

字 数: 296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1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2009-7

定 价: 19.80 元

目录

CONTENTS

001

第一章

什么都能让，唯有师父不能让

029

第二章

哑巴和瞎子的跟踪游戏

055

第三章

胖妞，有没有34C啊

081

第四章

原来师父喜欢这样的女孩子

111

第五章

像花满楼一样完美的男人

139

第六章

做徒弟的别想爬到师傅头上来



目录

CONTENTS

165

第七章

抓奸，是要躲在树上的

191

第八章

有些事，他从来就没有承认过

219

第九章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等着你

247

第十章

世界比我们想象得更残酷

277

尾 声

铭记那些长久爱你的时光



第一章



什么都能让，唯有师父不能让

1

刚上大学那一阵子，初夏的床头总是挂着一把古琴，乌黑的琴面隐隐发亮，犹如黑沉沉的海面洒满星光。

室友张骁骁对着那把古琴左看右看，当时对初夏说：“你知道我们学校有古琴社？”

初夏一下子愣住。

她抬头望向墙上的那把琴。古琴沉默，她耳边却似响起了它特有的低沉的嗡鸣声，一声一声，都似打在她的心上，拨动她心底最隐秘的某种情感。当初，她是瞒着她妈妈偷偷把这把古琴带到学校来的，她本以为，她以后再也遇不到第二个如他那般热爱古琴的人了。

没想到在这个学校里，居然也有古琴爱好者！

初夏心里怦怦跳动，似是升起某种期盼。

张骁骁接着又提起古琴社的社长朱梦淮。

朱梦淮可以说是全校女生心目中的白马王子，高大帅气，冷漠孤高，对这世上一切都不屑一顾，除了他最心爱的古琴。

初夏当时就对朱梦淮多了一份亲近之感。心里涌起一种冲动，很想认识认识这个朱梦淮，怎奈这个朱梦淮天天神龙见首不见尾，每次出现身边总是围了一群男男女女，初夏根本就没有和他打招呼的机会。

初夏想加入朱梦淮所在的古琴社，没想到古琴社居然拒绝她加入！

“古琴社不收三分钟热度的学生。”古琴社的指导老师严木晨向初夏转述社长朱梦淮的话。

初夏听到，肺都气炸了。

什么人嘛，这么拽，他以为自己弹得有多好？天下第一啊？

越是半桶水越是响叮当，这种古琴社给她五百万她也不想加

入，哼！

初夏健忘，气呼呼地生了几天闷气之后，很快便将这事儿给忘了。

刚进入大学，每天忙得团团转，要参加各种各样的社团、活动，认识新朋友，哪儿有时间去想这种事。

开学一个月后，迎新晚会，初夏也上台弹了一支古琴曲。

是最简单的一支凤求凰。

初夏的古琴声音小，她弹得也并不娴熟，弹了一小段，底下有一大半学生都被她催眠，昏昏欲睡。

然而角落里有人猛地抬起头来，目光炯炯地直瞪向舞台。

“梦淮，你看这个女生弹得真是够次，幸好我们没让她进社。”严木晨呵呵笑着说道。

“这个人是谁？”

“就是上次要求入社的宁初夏。”

“你去告诉她，我同意她进入古琴社。”朱梦淮盯着舞台，一字一句地说。

初夏就这样，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莫名其妙地进了古琴社。

古琴社在一号教学楼的一楼。十月初的一个下午，初夏抱着古琴，轻轻推开了古琴社虚掩的门。

一长排窗，所有窗帘都拉开了，窗外是密密的桂花树，香气怡人。

初夏踏进教室，看到室内的情形，一下子愣住了。

偌大的教室，居然……居然……

居然只有朱梦淮和严木晨两个人！

原来整个古琴社只有朱梦淮和严木晨两个人，初夏是第二个社员！

Kao，原来这个朱梦淮一人身兼社长社员所有职位，怪不得这么拽！

严木晨很是热情，拉着初夏不停地聊自己的师门渊源。

初夏眼睛睁得大大的，一脸崇拜：“哇，严老师，原来你是

晏先生的学生啊。”

“是啊，我是他手下最不成才的一个弟子。”严木晨故作谦虚地说。

“那朱师兄的师父是哪位？”初夏说着，偷偷地看了一眼朱梦淮。刚才他们聊天时，朱梦淮一直坐在旁边静静地弹琴。身影孤峭挺拔，脸庞棱角分明中又带着点儿婴儿肥，初夏看了，心底隐隐升起一种熟悉感，不由得心跳加速。

朱梦淮冷冷地说：“我没有师父，不过以前有位老人曾教过我几支曲子。”

因为弹古琴最讲究的是家学师承，历史渊源，古琴圈子又小，所以一个地方，很多学琴之人基本上都出自同一师门。

所以当初夏听朱梦淮这样说时，忍不住叫起来：“啊，你遇到世外高人啦？”

“算不上吧，他也是一时兴起教教我而已。”朱梦淮瞅了她一眼，又淡淡地说，“不知你的师父又是哪位？”

“我师父？”

初夏张开嘴，脑子里蓦然响起一个声音：

“宁初夏，你还有没有一点羞耻心！不要再叫我师父！”

初夏眼前慢慢地浮现出一张脸，如玉般温润却又有棱有角的脸上，隐忍着铮铮怒意，说出来的话同样是那样的冷酷无情。

初夏心中慌乱，一步步后退，身体猛地碰到一张桌子——

“初夏，小心！”

严木晨扶住她，初夏这时才回过神来，她是在教室里，不是在她师父的书房里。

不，他已经不是她师父了，他早就把她逐出师门了。

“我没有师父。”初夏喃喃地说道。

“是吗？”朱梦淮瞅了她一眼，撇嘴道，“不过你确实不能弹，弹得这么差，说出去，你师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喂，朱梦淮，你说什么！”初夏气得叉腰大叫。

严木晨见状，连忙安抚初夏：“别和这小子计较，他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朱梦淮鼻子哼了哼，没应声。

初夏也抬起下巴说：“严老师，你说得对，我才不会和一只

狗计较。哼！”

初夏说着取出自己的琴放在琴桌上。

当她的琴一取出来，教室里隐隐有道光华闪过，朱梦淮和严木晨同时转过头来。

“好琴。”他们同时惊呼出声。

确实是把好琴。

这是一把蕉叶式桐木琴，琴身通体漆黑，犹如满天繁星，晶莹透亮。初夏很满意朱梦淮那震撼的表情，坐下来，得意扬扬地弹了一支小曲。

弹完之后，她朝朱梦淮扬了扬下巴：怎么样，厉害吧。

朱梦淮和严木晨已经被震住，半天说不出话来。

过了很久，朱梦淮才清了清喉咙说：“当今世上，能斫出这把琴的人，不会超过五人。”

初夏得意地说：“他做这把琴花了整整五年。”

“他是谁？”朱梦淮追问。

“关你屁事。”初夏才不会告诉他。

初夏就这样成了古琴社的第三个成员。每天闲暇时，总会过来练一会儿琴。只是古琴社人太少，有时觉得有些寂寞。

她曾问过严木晨，为什么不多招一些社员，让更多人一起来学古琴？

严木晨说：“本来我们也面向全校招过社员，结果来的全是女生，而且那些女生似乎心思都不在古琴上……”

初夏明白了，她们都是冲着朱梦淮来的……

“于是朱梦淮将她们全部拒之门外。”严木晨无奈地摊手说。

那个朱梦淮，果然假清高得要死。初夏在心里狠狠地鄙视他。

不过朱梦淮假清高归假清高，倒真的是很爱琴，他每天至少会练琴三小时，弹琴之前必定是净手漱口，庄重得很。

初夏有时候会坐在一边呆呆地看他，他弹琴时的样子像极了一个人。那微微蹙起的眉宇，笔挺的坐姿，运指时的手势……甚至连五官都非常相像，初夏看着看着，思绪就会忍不住飘远。

一天，初夏像往常一样，和朱梦淮一起坐在琴室里练琴。

“宁初夏！”朱梦淮忽然叫她。

“干吗！”初夏没好气地应道。

“听说你被你师父逐出师门了？”

冷不丁听到这么一句话，初夏立刻像受了毛的野猫一样跳起来：“喂，你哪里听来的谣言？胡说八道，我才没被逐出师门，我师父他……”

“你终于承认你有师父了？”

啊……砰！

初夏登时呆滞，一头撞在墙上，她上了朱梦淮的当啦。

朱梦淮却站起来，上前一步抓住初夏的手，盯着她，眼里闪过一道嗜血的光芒。

“告诉我，你的琴是不是你师父所斫？”朱梦淮一字一句地问她。

“我才不会告诉你。”初夏嘴硬地说。

“他是谁？”朱梦淮自顾自地问道。

没想到朱梦淮这么咄咄逼人，只为了知道初夏的师父的名字，初夏忍不住说：“我师父确实很厉害，可是就算你知道了他是谁，又有什么用？”

2

“我想拜他为师。”

“什么？”初夏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连他是谁都不知道。”

“所以我要你告诉我。”朱梦淮瞪着初夏，一字一句地说。

“你死了这条心吧，我师父他不会再收徒弟了。”初夏说完，不敢再看朱梦淮，背起书包掉头跑开。

初夏发了疯似的往前跑。

师父！师父！

这两个字埋在她心头，让她心如刀绞却又不敢触碰。

回想往事，恍如隔世，可是仔细想来，不过才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第一次见到师父，正是三个月前，高考过后的夏天。

这个夏天，很多同学都在为出国留学做准备，初夏却跟着她爸妈回到了乡下老家。

因为她家破产了。

她爸爸投资失败，负债六个亿，家中所有财产都被冻结查封，留给他们的唯一栖身之所，便是乡下的那栋老宅。

一夜之间，初夏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千金大小姐变成了一无所有的乡下野丫头。

夏日的乡下，忽晴忽雨，每到午后便是乌云重重。

有些事情虽然老爸老妈在她面前绝口不提，可是破产的高压还是重重地压在他们家的屋顶上。

家里时不时会出现一些陌生人，重重的拍桌子声、吵闹声，初夏把被子蒙在头上，装做听不到。

她妈妈总是说：“没事，虽然没房子没车子没钱了，日子和大部分家庭比起来，还是好过得多。”

可是初夏知道，她妈妈心里根本就不是这么想的。

那一天，爸妈又在吵架，声音激烈又压抑。初夏双手捂住耳朵，声音还是控制不住地钻进去。她不想听到这些，她不要！

初夏穿了衣服蒙头蒙脑地跑出家门。

所有朋友都离她远去了，陪在她身边的只有一只萨摩。

以前，家里养了很多大狗，破产之后，她连这些大狗都无法保护，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卖掉，最后只剩下这只陪她一起长大的小萨。也许，很快她连这只小萨都保不住了吧。

初夏牵着小萨没头没脑地到处乱走，走过村前的一个湖泊，远远看到村长和一个穿着浅白色衣服的男人站在湖边。

那男人身形高大，一手牵着一只狗，一手闲闲地拄着一根手杖。

湖边芳草萋萋，一人一狗仿佛与整个湖景融为一体。

初夏经过时，正好听到那男人在说话：“如此美景孤芳自赏确实是浪费了。”

村长说：“湖里的鱼很鲜美呢，这里的农家菜肯定能吸引不少城里人。”

原来他们在讨论村里的旅游开发问题，初夏听到这里，忍不住插了一句：“城里人又怎样，我们这里的鱼可不是有钱就能吃

到的。”

那时的初夏偏激又仇富。

“唉，初夏，散步哪。”村长一边说一边不停地对她使眼色，做手势，叫她快点走。

想赶我走，我偏不走。初夏站在那边，故意装做看不到。

那个男人转过身来，低头望向初夏身边的那只大狗，微笑道：“小姑娘，这是你的狗？”

“是啊！”初夏瞟了他一眼，刹那间，她愣住了。

她从没见过那么帅的男人！

精雕细琢，眉目如画，尤其是他那双眼睛，温柔，平静，仿佛不知不觉间将她心底的阴霾抚平。

男人蹲下身，用力揉了揉大狗的头说：“原来是一只萨摩，它叫什么名字？”

“就叫小萨。”

“真巧，我的狗叫小布，不知你愿不愿意让它们两个做个伴？”

男人身边的那只是拉不拉多犬，它安静地蹲在他脚边，黑宝石一样的眼睛静静地瞧着他们。

“只要它们合得来，我没意见。”初夏红着脸，小声道。

那天，初夏心里的烦乱被另一种情绪代替。她拉着小萨满山乱跑，把山上的虞美人、野蔷薇踩得一片凌乱，她的心里也像藏了只大狗，扑通，扑通，不停地乱跳，一种藏不住的情愫似乎要破土而出。

回家后，爸爸已经不在家，妈妈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一边打扫卫生一边和她说话。

妈妈说：“我们村的临水楼终于租出去了，那人叫香绍谨，好像是到乡下来避暑的。”

“是吗？”初夏随口应着。

“那人才二十八，架势可真大，出门来趟乡下，带了两个助手，一个厨师。隔壁的刘大婶也被请过去做清洁。现在这年头，刻刻石头就有这么多钱，我们累死累活的有什么意思。”初夏妈妈蹬了双旧凉拖鞋道：“我去临水楼串门儿，要不要一起去？”

“我才不去。”初夏扭着脸说。

她妈妈笑着捏了捏初夏的脸说：“那我去啰，别跟过

来啊！”

从那天起，初夏家和香绍谨走得越来越近，初夏天天跟在她妈妈屁股后面去临水楼串门儿。直到发生那件事，两家反目成仇。

很多时候，初夏总是在想，如果重来一次她是不是能够做得更好？只是香绍谨的冷漠，初夏妈妈的愤怒，如今想起来她仍然无所适从。

有些事情也许是冥冥中注定的，注定了她要与他分道扬镳。

初夏蹲在校园的一处角落里呆呆地望着天空，直到夜幕降临，学生三三两两地往各个教室走去，初夏才拎着个破书包慢吞吞地回寝室去。

初夏寝室里共有四个女生。

张骁骁长得漂亮，活泼，爱交际，尤其爱和男生交朋友，用她的话说就是：“我一看见男生就浑身来劲儿，和你们几个女生待在一起，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

现在朱梦淮是她最花痴的对象。

程墨洁是个学习狂，一入学就替自己定下了目标，几年时间内，一定要考出几本证书，通过几项考试。

寝室长刘淇是个运动狂，天天拉着初夏去参加各个运动社团。

而初夏，最好说话，大事小事，人人都来找她当小跟班。

初夏和朱梦淮那天吵架之后，心里有气，连续几天没去古琴社。仿佛心底最隐秘的一个角落被人窥视到，有时在路上遇到朱梦淮，她也是远远地避开。

一日，张骁骁死拉硬拽，硬拉着初夏去看足球比赛。

进了场地才知道是金融系和体育系的足球赛。

朱梦淮是金融系的主力球员，看台上满满当当，一大半女生都举着为朱梦淮加油的横幅。张骁骁更是发了疯似的狂叫朱梦淮的名字。

知道他受欢迎，没想到居然这么受欢迎。

初夏还在犹豫着要不要走，比赛已经开始了。

“朱梦淮！朱梦淮！”身边有节奏的声音，几乎把初夏的耳膜震破。

朱梦淮是控场中卫，在场上跑动极多，又要回防，又要助攻，场上每个角落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梦淮，又是梦淮，球又到了梦淮脚下。”初夏身边一个男生不停地叫着他的名字。

不是吧，连男生都成了朱梦淮的粉丝？初夏心里正嘀咕着，忽听身边那男生大吼道：“朱梦淮截住球了！”

整个足球场顿时人声鼎沸，很多人都站了起来，仿佛有什么重大事情发生，初夏也随着众人的目光看过去，她看到朱梦淮盘球过人，已经过了两个人了……全场气氛瞬间爆到了顶点：“朱梦淮！朱梦淮！朱梦淮！”

喊声一浪高过一浪，大家都愿意看到体育系的那帮男生被打败。

朱梦淮抬脚射门，就当大家心提到嗓子眼的时候，朱梦淮虚晃一枪，把球稳稳地传给了前卫，与此同时，体育系一男生狠狠向朱梦淮铲去……

朱梦淮抱着腿倒在了地上。

球进了，球场上一片欢腾，而朱梦淮被人扶下了场。

初夏心里一阵慌乱，忙伸长脖子看。她看到校医给朱梦淮做了初步的处理之后，有人扶着他一瘸一拐地走出球场。

经过初夏所在看台前面时，朱梦淮忽然停下脚步，抬头向初夏这边看起来。

初夏的心脏扑通乱跳。

朱梦淮高喊：“宁初夏！”

初夏脱口而出：“干吗？”

“星期六下午三点，有没有空？”

此话一出，方圆十里，众人一阵吸气声。

几百双眼睛，齐刷刷刺向初夏，初夏吓得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朱梦淮轻描淡写地说：“星期六下午三点，务必到古琴社，有事找你。”说完，他一瘸一拐地、头也不回地走掉了。

初夏一时回不过神来，还在那边怔怔地发呆，旁边，张骁骁

抓着她的衣服叫起来：“初夏，你们俩什么时候关系这么好了？居然瞒着我！”

初夏真是欲哭无泪，大庭广众之下，朱梦淮，你这是在故意陷害我啊！

星期六下午，初夏和刘淇在排球队练球练到三四点钟，才带着一身臭汗急匆匆地往古琴社赶去。

桂花开得正香，浓浓的香味弥漫了整间教室。

朱梦淮一个人坐在那边静静弹琴。

“咦，严老师不在啊？”初夏气喘吁吁地取下琴，刚坐下，朱梦淮忽然冷冷地说，“一身臭汗，不要坐在琴前。”

“干吗这么凶。”初夏站起来，笑嘻嘻地说，“我去洗把脸。”

教室里的洗手液是好闻的薰衣草的味道，初夏洗完手，跑到朱梦淮面前逗他玩儿：“闻闻，很香呢……”

朱梦淮脸涨得通红，做出一副嫌恶无法忍受的表情。

初夏看到他那种表情，乐了。前几天，他故意耍她玩儿，她今天也要好好逗他一下。

初夏一个劲儿地把手往他脸上凑，嘴里笑道：“来，姐姐给你洗把脸。”话说了一半，忽然住嘴，她听到走廊传来严木晨说话的声音。

3

走廊上，严木晨笑着说：“没想到你这么准时。”

另外一个男人淡笑着说：“严老师过奖了。”

这个声音……

初夏偷偷向外瞄了一眼，全身霎时怔住。严木晨快步走到门口，初夏回过神来，抱起古琴，飞快地缩到教室墙角躲起来。

朱梦淮看到初夏抱着琴一动不动地站在角落里，目瞪口呆。

她以为自己是隐形人，没人看得到？刚想开口问她，初夏竖起食指放在嘴巴前，示意朱梦淮别出声。

这个时候，严木晨走了进来。

朱梦淮连忙站起来，低了低头：“严老师。”抬起头，却发现站在自己面前的是一个陌生人。

这是个比朱梦淮高出半个头的男人，衣着朴素，普普通通的一件棉质衬衫，颜色洗得有点泛白。一双眼平静沉着，让人看不到边。

严木晨说：“这是香绍谨先生。”

“香老师好。”朱梦淮朝他弯了弯腰。

香绍谨说：“不是说有两个学生，怎么只来了一个？”

朱梦淮闻言，一下子呆住。他忍不住朝后看，初夏站在角落里，一个劲儿地做手势让他们噤声。

教室很大，只凌乱地放了两三张桌子，香绍谨不可能看不到大咧咧地站在角落里的初夏。难道他……

朱梦淮把目光投向严木晨，严木晨无声地点了点头。

香绍谨仿佛猜到朱梦淮心里的想法，笑了笑说：“抱歉，我的眼睛看不到。”

朱梦淮怔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

初夏垂下头，站在角落里一动不动。

当初，他也是亲口对她说：“我是一个瞎子。”

那时，她是什么反应？是否像现在的朱梦淮一样？这些她都忘了，她只记得自己把脸贴在他的手心，暗暗发誓，一定要成为他的眼睛。

而如今，她只能躲在角落里默默地看着他。

香绍谨弯下腰，手指放在朱梦淮的琴上，弹了一个空弦。

琴发出低低的一声轻鸣。香绍谨顿了一下，手指轻轻划过琴头、琴身，在弦上停留片刻说道：“这把琴有些年头了，以前跟谁学过琴？”

朱梦淮说：“以前萍水相逢的一位老先生曾经教过我几支曲子。”

“这把琴也是他送给你的？”

“是。”

“我能否看一下这把琴？”

“可以。”朱梦淮抱起琴放到香绍谨手中，香绍谨大手反转琴身，手指触到刻在龙池上的几个隶书时，他脸上露出一抹笑。

意味深长，让人捉摸不透的笑容。

放下琴，他问朱梦淮：“你会弹什么曲子？”